

湯液本草

元・王好古 撰



湯液本草

元·王好古 撰

崔掃塵、尤榮輯 點校

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
(北京市崇文區天壇西里10號)

人民衛生出版社膠印廠印刷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850×1168毫米32開本 7十印張 168千字

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00,001—11,500

ISBN 7-117-00430-4/R·431 定價：1.80元

統一書號：14048·5458

〔科技新書目148—81〕

內容提要

《湯液本草》一書，元·王好古著。

本書是一部藥學專著。全書共六卷，內容計分兩大部分。第一部分為總論，書中首揭「五臟苦欲補瀉藥味」，次列「臟腑瀉火藥」，這一部分，是對張潔古、李東垣在藥學方面學術思想的全面闡述。第二部分為藥物各論，計分「草、木、果、菜、米穀、玉石、禽、獸、蟲」九部，收藥二百四十二種。每味藥下，首述氣味、陰陽，而繼之以歸經、藥物功能、主治。

本書內容豐富，被引用的藥物學著作達四十餘家之多，可使讀者對藥物出典一目瞭然。有志於研究中醫藥學的醫務工作者，不妨一讀。

出版者的話

在浩如煙海的古醫籍中，保存了中國精湛的醫學理論和豐富的臨證經驗。為繼承發揚祖國醫藥學遺產，過去，我社影印、排印出版了一批古醫籍，以應急需。根據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關於加強古籍整理的指示精神，以及衛生部一九八二年制訂的《中醫古籍整理出版規劃》的要求，今後，我社將陸續出版由中醫專家、學者和研究人員在最佳版本基礎上整理的古醫籍，做到有計劃、有系統地出版。以滿足廣大讀者和中醫藥人員的需要。

這次中醫古籍整理出版，力求保持原書原貌，並注意吸收中醫文史研究的新發現、新考證；有些醫籍經過整理後，在一定程度上，可反映出當代學術研究的水平。然而，歷代中醫古籍所涉及的內容是極其廣博的，所跨越的年代也是極其久遠的。由於歷史條件所限，有些醫籍夾雜一些不當之說，或迷信色彩，或現代科學尚不能解釋的內容等，希望讀者以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加以分析，正確對待，認真研究，從中吸取精華，以推動中醫學術的進一步發展。

點校說明

《湯液本草》一書，作者王好古，金元時代趙州（今河北省趙縣）人。字進之，晚年自號海藏，人稱海藏老人。曾仕元，為趙州教授兼提舉，主管內府醫藥之事（見《醫壘元戎》丁酉自序）。

《湯液本草》是一部藥學專著。初稿成於戊戌（公元一二九八年），刊行于戊申（一二九〇年）。據明李時珍《本草綱目·序例·歷代諸家本草》稱：《湯液本草》書凡二卷。明《國史經籍志》、《醫藏書目》、《百川書志》等，亦皆記為二卷。今世所存者，則大都為三卷本、六卷本。分裝雖異，內容則同。

考其內容，計分兩大部分。第一部分為總論。書中首揭「五臟苦欲補瀉藥味」，次列「臟腑瀉火藥」，皆來源於其師張潔古，所謂述而不作者。東垣先生「藥類法象」及東垣先生「用藥心法」兩章，亦係秉承師門之授受而筆之於書。這一部分，是在藥學方面，對張、李學術思想的全面闡述。第二部分為藥品各論，計分「草、木、果、菜、米穀、玉石、禽、獸、蟲」九部，收藥二百四十二種。每味藥下，首述氣味、陰陽而繼

之以歸經，顯然是淵源於《內經》、《神農本草經》，從而形成金元時代藥物學的完整體系。對每種藥物功能、主治的具體論述，則廣泛引用《神農本草經》、《內》、《難》、仲景之言，以及陶隱居、葛洪、孫真人、雷斅、朱奉議、成無己等醫家的有關論點。此外被引用的其他藥物學的著作，如《衍義》、《日華子》、《圖經》、《食療》、《藥性論》、《海藥》、《局方本草》等，共達四十餘家之多。其個人發揮處，則題為「海藏云……」，可使讀者對藥物出典一目瞭然，不致混淆。

在着手校勘此書之初，我們曾致力於版本的選擇。經初步查閱國內有關書目及其他資料，並以此為線索，歷訪兄弟省、市、院、校圖書館約二十所。我們閱讀到《湯液本草》近五十部，其中有的是《東垣十書》本，有的是單行本。在這些刊行本中，最早者為明版，明版中又以洪武、永樂間遼簡王朱植開始刊行之《東垣十書》（世稱遼藩本）為最早。其後，嘉靖八年經朱植的玄孫光澤王朱寵濱訂正整理的重刻本。現存之王肯堂校訂本，即取之於光澤王本，而且保存了原序，從中可以窺見《東垣十書》的由來與演變。《湯液本草》一書的版本系統情況如此。

王肯堂纂輯《古今醫統正脈全書》四十四種，《湯液本草》即其中之一，後人多輯

為《十書》，保存了遼藩本的原貌。我們所見到者（包括北京、上海諸館藏），從版式、筆畫以至紙質、校勘之精確程度等各方面，均以王校之《東垣十書》為佳。經過綜合比較，我們確定以王校本為底本。吳勉學校本，刊行於萬歷年間，雖與王氏校本間有出入，但對該書之勘正，亦頗具一定價值，故採用為主校本。「梅南書屋」本，係嘉靖年間刻本，但未經校勘，我們以此為參校本。至於其他清版及現代版本，則在必要時，備作參考對照之用。

茲將校勘方法列如下：

一、本書的校勘，以明·王肯堂校訂之光澤王重刊《東垣十書》本為底本，在校注中，凡稱底本、原本，以及「原作某」，皆指此。凡稱「吳本」者，皆指明·吳勉學校訂本。凡稱「梅本」者，係指「梅南書屋」之未經校勘的嘉靖本而言。

二、《湯液本草》的傳本，有兩卷、三卷、六卷本之不同。本書所採用之底本為六卷本，其卷次一仍原貌，卷目不變。

三、原書目錄，皆分卷標出。為查閱方便，今綜合列於卷首，其餘六卷則不各載分目。

四、本書插圖，系為摹製，其順序一依其舊。圖中有文字不清或訛誤、脫漏之處，則參考各校本予以改補。

五、校勘、訓釋序碼，出示頁末，并統一排列。

六、對原書中的異體字、古體字、通假字，一般常見者，未予改動。對於不常見者首次出現時出註，同卷內不再出註。原為「本字」，而非今之通用手寫繁體者，如：「爲」、「曾」、「溼」、「朴」等，均逕改，不再出註。

七、《湯液本草》成書前後，王好古並未請他人作序，只有自序三篇，即前序二，後序一。前序有丙午、戊戌二篇，今據王校本，改戊戌序為首，丙午序居次。

八、據王校本，有校刊及重刻序文二篇，今仍依原貌錄存，即首為王肯堂序，次為光澤王序。

九、凡屬於生僻、古奧、艱澀難懂的字、詞、句，酌情加註。其間，借助一般字典可查知者，則不出註。

十、原書中所引據的論述，達四十餘家，其中引文往往有所省改。對此，如其文義通順，無礙醫理者，則不必責其是否與原文一致，因此，不作一一校正，以避繁冗。讀者如欲追溯其原委，可自行查考。如引文錯訛，有礙原意者，則視其情況，酌加校註。

湯液本草序

王好古撰

世皆知《素問》為醫之祖，而不知軒岐之書實出於《神農本草》也。殷伊尹用《本草》為湯液，漢仲景廣《湯液》為大法，此醫家之正學，雖後世之明哲有作，皆不越此。予集是書，復以《本草》正條，各從三陰三陽十二經為例，仍以主病者為元首，臣佐使應次之，不必如編類者，先玉石、次草木、次蟲魚，以上中下三品為門也。如太陽經當用桂枝湯、麻黃湯，必以麻黃、桂枝為主，本方中餘藥後附之。如陽明經當用白虎湯，必以石膏為主，本方中餘藥後附之。如少陽經當用三禁湯，必以柴胡為主，本方中餘藥後附之。如太陰、少陰、厥陰之經，所用熱藥，皆倣諸此。至於《金匱》祖方，《湯液》外定為常制，凡可用者皆雜附之。或以傷寒之劑改治雜病，或以權宜之料更療常疾，以湯為散，以散為圓，變易百端。增一二味，別作他名，減一二味，另為殊法。《醫壘元戎》、《陰證略例》、《癰論萃英》、《錢氏補遺》等書，安樂〔一〕之法，《湯液本草》

註〔一〕安樂 藥，為「藥」之壞文。安樂，猶言「按藥」，即今遺藥之義。例證省。

統之，其源出於潔古老人《珍珠囊》也。其間議論，出新意於法度之中，註奇辭於理趣之外，見聞一得，久弊全更，不特藥品之咸精，抑亦疾病之不悞。天橫不至，壽域可期，其《湯液本草》歟。

時戊戌夏六月海藏王好古書

湯液本草序

神農嘗百草，立九候，以正陰陽之變化，以救性命之昏札，以為萬世法，既藺且要。殷之伊尹宗之，倍於神農，得立法之要，則不害為湯液。漢張仲景廣之，又倍於伊尹，得立法之要，則不害為確論。金城潔古老人派之，又倍於仲景，而亦得盡法之要，則不害為奇註。潔古倍於仲景，無以異仲景之倍於伊尹，仲景之倍於伊尹，無以異伊尹之倍於神農也。噫！宗之，廣之，派之，雖多寡之不同，其所以得立法之要，則一也。觀潔古之說，則知仲景之言，觀仲景之言，則知伊尹之意，皆不出於神農矣。所以先《本草》，次《湯液》，次《傷寒論》，次《保命書》，闕一不可矣。成無己《明理方例》云：「自古諸方，歷歲浸遠，難可考憑，仲景方最為衆方之祖」。是仲景本伊尹之法，伊尹本神農之方，醫帙之中，特為縝細，參合古法，不越毫末，實大聖之所作也。文潞公〔一〕《藥準》云：「惟仲景為羣方之祖也」。昔〔二〕唐宋以來，得醫之名

註〔一〕文潞公 文彥博，宋仁宗時人，元祐五年致仕，封潞國公。

〔二〕昔 應作「晉」。下文王叔和、葛洪皆為晉人，不能統於「唐宋」。

者，如王叔和、葛洪、孫思邈、範汪、胡治〔一〕、朱奉議、王朝奉、錢仲陽、成無己、陳無擇輩，其議論方，定增減變易，千狀萬態，無有一〔二〕毫不出於仲景者。金城百有餘載，有潔古老人張元素，遇至人傳祖方不傳之妙法，嗣是其子雲岐子張璧、東垣先生李杲明之，皆祖長沙張仲景《湯液》，惜乎，世莫能有知者。予受業於東垣老人，故敢以題。

丙午夏六月古趙王好古書

註〔一〕胡治 治字誤，應為「胡洽」。

〔二〕無有一 吳本作「無一有」，宜參。

湯液本草後序〔一〕

劉禹錫云：《神農本草經》以硃書，《名醫別錄》以墨書，傳寫既久，硃墨錯亂，遂令後人以為非神農書，以此故也。至於《素問》本經〔二〕，議者以為戰國時書，加以「補亡」數篇，則顯然非《太素》中語，宜其以為非軒岐書也。陳無擇云：王叔和《脈訣》即高陽生剽竊。是亦後人增益者雜之也。何以知其然？予觀劉元賓註本，雜病生死歌後，比之他本即少八句。觀此八句，不甚滑溜，與上文書意重疊，後人安得不疑？與《本草經》硃書〔三〕雜亂，《素問》之補亡混殺〔四〕，何以異哉！宜乎，識者非之，繼而紛紜不已也。吾不知他時誰為是正。如元賓與潔古詳究而明，稱其中凡有所疑而不古者削去之，或不復註而直書本文。吾不知為意易曉不必云耶？為非聖賢之語而辯之耶？二者必居一於此。又啓玄子註《素問》，恐有未盡，以硃書，待明者改

註〔一〕後序 應居卷末。為保持原貌，仍按原書順序，不作更動。

〔二〕本經 猶言「本書」，非《神農本草經》之謂。

〔三〕硃書 依上文文義，應作「硃墨」。

〔四〕殺 通「淆」。

刪增益。傳錄者皆以墨書，其中不無差誤。如《刺熱論》註，五十九刺，首云「王註」，豈啓玄子之自謂乎？此一篇又可疑也。兼與《靈樞》不同，以此經比之《素問》八十九刺，何者為的〔一〕？以此觀之，若是差別，勞而無益，學者安所適從哉？莫若以《金匱》考之，仲景所不言者，皆所不取，則正知真見定矣。盧君論血枯，舉《太素》云：「此得之年少時大脫血而成。」又舉子死腹中，穢物不消。又舉犯月水入房，精與積血相射，入於任脈，留於胞中，古人謂之精積。元豐中，雄州〔二〕陳邦濟收一方，治積精及惡血淹留，胞冷絕娠，驗者甚多，其意與《內經》相近。烏賊魚骨本治漏下與經汁不斷，蔞茹〔三〕去淹留惡血，古人用此，皆《本草》法。予觀方註條云：「古人用此，皆本草法一句，何其知本哉。以是知軒岐之學，實出於神農也。又知伊尹湯液不出於軒岐，亦出於神農也。」皆「之一」字，至甚深廣也，豈獨烏賊斷汁之一法哉。故知張伯祖之學，皆出於湯液，仲景師而廣之，迄今湯液不絕矣。晉唐宋以來，號明

註〔一〕的實也。引仲為「正確」、「標準」之意。

〔二〕雄州 即今河北省雄縣。

〔三〕蔞茹 原作「蔞茹」，諸本同，按《本草》諸書無此藥，依文義應以「蔞茹」為是。

醫者皆出於此，至今大定〔一〕間，潔古老人張元素及子雲岐子張璧、東垣李杲明之三老者出，想千百載之下無復有之也。何以知其然？蓋當時學者雖多，莫若三老之實絕也。

時戊申仲夏晦日〔二〕王好古書於家之草堂

註〔一〕大定 金世宗完顏雍年號，為公元一一六一年至一一八九年。

〔二〕晦日 農曆每月最後一日。

東垣十書序

予遼始祖簡王^(一)遷國於荆，以醫於人生大命有補於國家仁民之道，其祕啓於三皇，故神農三墳五典，明著：病正四百四、藥正三百六十五。極論天地人之理，皆本於中和，不欲過於正。醫之道，由是濫觴。黃帝、岐伯、鬼臾區本之，設為論著，以成《素問》、《靈樞》之書，醫家祖之，猶儒家之祖六經也。

三代而下，盧扁醫和之流，類深於此，世稱神醫，不見著論。至秦越人，因《靈》、《素》而述《難經》，張仲景廣《素》、《難》而究《傷寒》，王叔和括診候而為《脈訣》，各有成書。是殆猶六經之有四書也。自是後，庸醫俗工，於諸書不能徧觀盡讀，務為近利，漸趨苟簡。其稍有所見好名於世者，復因叔和櫟括韻語，又於凡診治、藥性、方書之類，悉編歌括，以便俗學記誦。遂致遺落本論，影響承傳，而《典》、《墳》、《靈》、《素》之奧義，不復窮索。循枝葉而昧本根，殆徒見子孫，不識宗祖者也。農黃三才之正理，何自而考見？二氣之中和，何自而調燮？生人之大命，

註(一)簡王 《明史》一一七：「遼簡王植，太祖第十五子，洪武十一年封衛王，二十五年改封遼。」故稱遼簡王。

又安望其康濟，而不為庸妄之戕害哉。

幸而天本愛道，東垣李先生偃起金元之際，慨斯道之失傳，俗工之無術也，乃上探《靈》、《素》，深究精微，悉正諸說之謬誤，驗其嘗試之已行，發其自得之獨見，於是著《脾胃論》，著《內外傷辨惑論》，著《蘭室秘藏》。而崔紫虛之《脈訣》，王好古之《湯液本草》，王履之《溯洄集》，朱彥修之《格致餘論》，《局方發揮》，王好古之《此事難知》，齊德之《外科精義》，咸後先繼述，凡為書十種。以其皆出於東垣也，通謂之《東垣十書》。於是農黃《靈》、《素》之旨，大明於世。越人之《難經》，仲景之《傷寒》，叔和之《脈訣》，與夫內外科書方脈，益發明救正，無復遺憾。醫之道，至東垣亦可謂集大成者矣。我簡祖灼見《十書》，於生人大命有補於仁民之道也，乃梓行於時。至祖靖王之世，行之既久，板本漫缺。初《內外傷辨惑論》一書，偶刻兩本，後職醫者，非良工，見他書間有稱東垣撰《內外傷辨》及《辨惑論》者，遂以《內外傷辨》名一書，復以《辨惑論》名餘板之本，由是一書標兩名。殊不考東垣自序，明言所撰《內外傷辨惑論》，一篇耳，何嘗有二耶？乃漫以九書分十書，却指數內《此事難知》一書，為《十書》外集，致誤我先考惠王，復為之別序以傳，蓋未察俗醫之